

50~70年代  
中国文学经典  
再解读

李杨 著

当

代 文 学 文 化 研 究 书 系

山东教育出版社

学 文 化 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50~70年代**

中国文学经典  
再解读

李杨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李扬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  
ISBN 7-5328-3693-2

I. 5... II. 李...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7731 号

## 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李 扬 著

---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2092663 传真: (0531)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规 格: 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11.75 印张  
字 数: 270 千字  
书 号: ISBN 7-5328-3693-2  
定 价: 18.10 元

---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教师出版基金第二届理事会

顾问	吴阶平			
名誉理事长	赵志浩	宋木文	吴爱英	柳 斌
	董凤基	杨牧之	邹书林	滕昭庆
	车吉心	张小影	吴尚之	
理事长	高挺先	官本欣		
副理事长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卓明	刘廷銮	孙永大	张士保
	张立升	陈光华	陈学振	钟永诚
常务副理事长	孙永大			
秘书长	赵 猛			
副秘书长	咎 亮			
理事	王世农	王卓明	王洪信	刘廷銮
	孙永大	杜希福	杨文辉	李华文
	李建军	张士保	张立升	张华纲
	陈光华	陈学振	陈 钟	邹 健
	赵 猛	钟永诚	咎 亮	官本欣
	曹宏遂			

# 教师出版基金第二届书稿评审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	问:	任继愈	刘国正	吴文俊	季羨林
委	员:	于 漪	王炳照	王富仁	刘知新
		刘祚昌	齐 涛	孙永大	邹 健
		张双棣	张志勇	张恭庆	陆俭明
		周玉仁	周振鹤	赵彦修	胡壮麟
		侯明君	袁行霈	顾明远	顾振彪
		郭齐家	崔 峦	阎金铎	彭实戈
		彭聃龄	蒋绍愚	裘锡圭	

## 目

## 录

<b>第一章 《林海雪原》</b> .....	[001]
——“革命通俗小说”：“传统”与“革命”的融合、 分裂与冲突	
一、“英雄”.....	[004]
二、“儿女”.....	[015]
三、“鬼神”.....	[021]
四、“旧瓶”与“新酒”.....	[030]
<b>第二章 《红旗谱》</b> .....	[035]
——“成长小说”之一：“时间”、“空间”与中国 小说的现代转型	
一、“成长小说”视阈中的朱老忠形象.....	[037]

二、从“家族复仇”到“阶级斗争” .....	[051]
三、“田园诗”与“历史小说” .....	[066]
<b>第三章 《青春之歌》</b> .....	[089]
——“成长小说”之二：“性”与“政治”的双重变奏	
一、政治叙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	[092]
二、《青春之歌》的另一种阅读方式：情爱叙事 .....	[107]
三、“成长小说”：在“性”与“政治”之间 .....	[126]
<b>第四章 《创业史》</b> .....	[137]
——“现代性”、“知识”与想象农民的方式	
一、在两种革命之间 .....	[141]
二、“旧农民”序列 .....	[145]
三、新农民形象 .....	[152]
四、梁生宝与梁三老汉 .....	[167]
<b>第五章 《红岩》</b> .....	[176]
——“红色圣经”中的现代性革命	
一、“革命不回家” .....	[179]
二、“个体”与“神性” .....	[188]
三、“身体的意识形态” .....	[192]
四、“虐恋”与“向死而生” .....	[197]
<b>第六章 《红灯记》</b> .....	[211]
——“镜像”中的“自我”与“他者”建构	
一、“样板戏”：在“文艺”与“政治”、“意识形态”与 “乌托邦”之间 .....	[212]
二、《红灯记》的版本沿革：从电影、沪剧到京剧 .....	[220]
三、“镜像”中的“自我” .....	[233]
四、“镜像”中的“革命” .....	[245]
五、“京剧”与“革命” .....	[256]

<b>第七章 《白毛女》</b> .....	[267]
——在“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之间	
一、文本生产过程 .....	[268]
二、歌剧《白毛女》中的“政治革命” .....	[277]
三、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文化革命” .....	[289]
四、“文化革命”视野中的“延安文艺” .....	[298]
<b>第八章 《第二次握手》</b> .....	[312]
——“地下文学”的三种叙事方式：言情小说、政治 叙事与民族寓言	
一、言情小说中的“男人”与“女人” .....	[314]
二、政治叙事中的“知识分子”与“党” .....	[327]
三、民族寓言中的“中国”与“西方” .....	[345]
<b>参考书目</b> .....	[359]
<b>后 记</b> .....	[364]

## 第一章 《林海雪原》

——“革命通俗小说”：“传统”与“革命”的融合、分裂与冲突<sup>①</sup>

“革命通俗小说”是 50 年代中前期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一种文学类型，主要包括《铁道游击队》（知侠著，1954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林海雪原》（曲波著，1957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著，1958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敌后武工队》（冯志著，1958

---

<sup>①</sup> 《林海雪原》：曲波著，作家出版社 1957 年 9 月出版，重版过程中曾对原作作过多次文字上的修改。本章分析采用作家出版社 1958 年 7 月再版本。

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烈火金刚》(刘流著,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等作品,由于多以传统小说的手法来表现“革命”主题,语言通俗,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因此深受读者欢迎。当时的批评家一方面指出这些作品“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作品“具有民族风格的某些特点,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化、群众化,极少有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准确的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风貌(如《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等等),它们的普及性也很大,读者面更广,能够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sup>①</sup>因而给予程度不同的肯定。著名批评家冯牧认为:“这类作品着重于情节的惊险曲折,而人物性格则比较单薄,但由于情节的引人入胜,故事性强,也有一定教育意义,容易收到普及的效果,它们已经占领了大部分过去泛滥着黄色书刊和旧式侦探小说的阵地,在这种意义上,它们的积极作用是不容许我们忽视的。”<sup>②</sup>

自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中,通俗文学一直是作为新文学的“他者”存在的,通俗小说更是新文学穷追猛打的对象,由于通俗小说深受文化水平不高的一般民众的欢迎,以至“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sup>③</sup>因此,要批判“国民性”,当然不能放过这些通俗小说以及潜藏于其后的意识形态。向来激烈的梁启超认为:“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

①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文艺报》1958年第3期。

② 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建国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文艺报》1959年第19期。

③ 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sup>①</sup>周作人更干脆称“新文学”为“人的文学”，将作为“迷信的鬼神书类”的《西游记》、《封神传》，“妖怪书类”的《聊斋志异》，“强盗书类”的《水浒传》等等的通俗小说归入“非人的文学”一类。在他看来，这些小说“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sup>②</sup>因为有这样的理论背景，这些在新文学中被“批倒批臭”的传统通俗小说在50年代穿上“革命”的外衣死灰复燃，甚至几成燎原之势，算得上是革命文学的奇观，也因此一度成为“文革”后的评论家将社会主义革命定性为“封建文化”的重要口实。只是隐含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传统”与“革命”的关系远比这种简单的解释要复杂得多。事实上，50年代主流批评家对这种文体的褒扬大都十分节制，至多只是从“普及”的角度予以肯定。与此同时，针对《林海雪原》这一类作品的大量批评意见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些批评意见不仅来自职业批评家，更来自工厂和农村的普通读者。更重要的是，随着50年代末期以《红旗谱》、《青春之歌》为代表的“成长小说”的兴起，“革命通俗小说”便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对这一如昙花一现的文学现象的文学史意义，文学史家显然注意不够。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将这一类小说在50年代前期的繁荣解释为这一时期文学政策上的“犹疑摇摆”导致的结果，认为“1958年以后，对‘通俗小说’的这种松动，又重新‘收紧’”<sup>③</sup>，显然只是从文学的“外部研究”中获得的结论，而“革命通俗小说”这一文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收陈平原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②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

③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体内部蕴涵的“传统”与“革命”的融合、龃龉乃至冲突以及这一文体在50年代小说文类的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能都存在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林海雪原》是“革命通俗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作品,出版后不到一年就销售了50万册。《林海雪原》的风行,显然与小说中的通俗小说元素有关。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方式、类型化的人物塑造、“花开三朵,各表一枝”以及“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叙事方式、情节与叙事节奏上的章回小说痕迹、使用大量“巧合”造成的传奇效果、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等等,都再现了中国传统小说的风采。清末民初小说批评家管达如曾将中国传统小说分为“英雄、儿女、鬼神”三类,<sup>①</sup> 侠人在对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进行比较分析时也指出:“西洋小说分类甚精,中国则不然,仅可约举为英雄、儿女、鬼神三大派,然一书中仍相混杂,此中国之所短一。”<sup>②</sup> 《林海雪原》对“英雄”、“儿女”、“鬼神”这三类中国传统小说母题的借用和改造,以不可替代的方式凸现出“革命”与“传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 一、“英雄”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小说、戏剧,通称“传奇”。“传奇”以情节丰富、新奇,故事多变为特色。中国小说的传奇性,正是传统美学在小说艺术中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情节的魅力在中国叙事艺术中往往比在西方叙事艺术中更受重视。传奇意味着艺术对现实的把握中,摒弃那些普遍的平凡的生活素材,选取那些富

<sup>①</sup> 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三卷第五、第七至十一号,1912年。

<sup>②</sup> 见《小说丛话》中侠人语,《新小说》第13号,1905年。

于戏剧性的生活内容,并以偶然和巧合的形态显现。英雄传奇既多虚构,而且其人物又是理想化了的英雄,所以免不了要用夸大的笔法,为他们的行为涂上一层怪异的、超常的或神奇的色调。在有关《林海雪原》的创作谈中,只读过六年书,十多岁就参加了革命的曲波坦承自己的文学知识主要并不是来源于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外国小说,而是来自于类似于《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中国传统的英雄传奇。<sup>①</sup>曲波提到的这几部作品都是中国传统通俗小说中著名的“英雄传奇”,《林海雪原》直接效仿了这种诞生于元末明初的“英雄传奇”及其演化出的诸多变种,如侠义小说、公案小说乃至侠义公案小说等等。

无论在文体还是在主题上,《水浒》式的“英雄传奇”都不同于西方文学史中的“史诗”(epic)或“英雄史诗”(heroic poem),由“英雄传奇”演化出的“侠义小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产。关于侠义小说的叙事模式,在不同理论家的归纳中有不同的形式,然而无论在何种形式中,都不会缺少血债与报恩复仇这些基本的元素。在经典的侠义小说中,血仇——通常是主人公遭逢的杀父或灭门之仇——常常是叙事的起点,幸存的主人公走上了漫漫的复仇之路,手刃仇敌成为了主人公生存的惟一意义。“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报恩与复仇历来是侠义小说表达得最为集中的伦理观念。侠意识观念渊源于原始正义观念,即

<sup>①</sup> 曲波在《关于“林海雪原”》一文中说:“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名著,其中人物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曾深深地教育了我,它们使我陶醉在伟大的精神气概里。但叫我讲给别人听,我只能讲个大概,讲个精神,或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可是叫我讲《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我就可以像说评词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还可以背诵。这些作品,在一些不识字的人群间也能口传。因此看起来工农兵群众还是习惯于这种民族风格的。”此文见1957年11月9日《北京日报》。

原始氏族公社成员所尊奉的观念,因此,摩尔根认为“为血亲报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得非常广,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sup>①</sup>由此可见,这种报恩复仇的侠意识并非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然而,在氏族社会解体之后,报恩复仇却成为了中国特有的家国同体的社会形式的重要表现方式。只有在家国一体的社会中,为亲复仇才在“尽孝”的同时具有为国“尽忠”的意义。在儒家思想中,忠孝一体,孝悌为本,基本的原理是“移孝作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为亲人复仇体现出“血缘”的神圣不可侵犯。由于“血缘”是由家及国的起点、基石和范型,是“人”确立自身的基本依据,因此,以“义”为道德出发点的侠客只能是血缘宗法制社会的英雄。这也是西方武侠小说不发达的重要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报恩复仇的观念通过小说与戏曲的不断传播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即使新派武侠小说也难脱窠臼,新派武侠小说中的武侠乱斗,大部分理由是为报家族门派之仇。孝道为杀人提供道义。《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为父复仇,修炼“辟邪剑法”,变得异常阴毒,杀人无数;《碧血剑》中夏雪宜为父复仇,用极端残忍的方式杀灭仇家;《雪山飞狐》四个家族,百年积仇,互相残杀无所不用其极;《天龙八部》中游坦之浑浑噩噩,报家仇的初衷却始终十分清楚……正因为为亲人“复仇”成为了武侠小说最重要的元素,因此,“反武侠”与“解武侠”的小说常常以消解“复仇”这一元素为基本的手段。以金庸的收山之作《鹿鼎记》为例,金庸把主人公韦小宝写成了一个妓女的儿子,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安排。由于“无父”,韦小宝永远不可能遭逢困扰几乎所有武侠英雄人物的“杀父之仇”,而“无仇可报”的韦小宝也因此永远无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侠

<sup>①</sup>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5页。

义英雄,这也注定了以韦小宝这样的人物作为主人公的《鹿鼎记》根本无法发展成一部真正的“武侠小说”。可以说,金庸的选择与当年塞万提斯痛感骑士小说蛊惑人心因而以一部亦庄亦谐的《堂吉诃德》一举终结了西班牙人荒诞不经的骑士梦有异曲同工之妙,金庸正是通过韦小宝这一“最后的主人公”来达到解构武侠世界的目的,用以完成对自己亲手缔造的武侠幻梦的彻底终结。因此,可以说《鹿鼎记》的故事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为父复仇”以及“为亲人复仇”对于武侠小说的重要性。

许多从事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论述古代英雄传奇向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时,常常从《三侠五义》、王度庐一步跨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殊不知“英雄—武侠小说”传统在50年代以后的大陆中国文学中并没有断流,以《林海雪原》为例,这部与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同年出版的讲述40年代末期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奉命深入东北林海雪原清剿国民党残匪的故事的“革命通俗小说”,却将一个现代意义的“革命”主题内置于一个古老的“报恩复仇”框架中,以此完成了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sup>①</sup>

《林海雪原》的第一章“血债”,写的是少剑波临危受命,率队驰援遭土匪袭击的村庄杉岚站,因为杉岚站驻扎着少剑波的亲姐姐鞠县长率领的一支土改工作队。少剑波父母早亡,是姐姐将他抚养成人。因此,姐姐的安危让少剑波心急如焚。当他纵马赶到杉岚站的时候,土匪已经逃逸,留下了乡亲们的尸体。少剑波疯狂地寻找着他的姐姐:

---

<sup>①</sup> 《林海雪原》后来被改编为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成为“文革”时期家喻户晓的革命故事。在《智取威虎山》中,原来隐含在《林海雪原》中的这个报恩复仇的故事被完全擦抹掉了。

那位老人弯腰顿足喊着：“鞠县长！鞠县长！……”他悲愤得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用手连连指着西山。

剑波当即面色变得苍白，心像一块重重的冷铅沉下去，绝望地只问了一声：“什么地方？”

“西山上……”高波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成年人那应有的理智，刚一张嘴便呜呜地大哭起来。

剑波的脑子顿时轰地一阵像爆炸了一样，全身僵直了，麻木了，僵僵地瞪着两眼呆了半晌：“走！走！”他说出的声音已完全不像是他自己的。（第8页）

赶到西山的少剑波见到的是被土匪吊在西山坡上的九具尸体，包括他的姐姐在内，“六男三女，都用刺刀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没有了一只耳朵，只留下被刺刀割掉的痕迹。”

剑波一看到这场惨景，眼睛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失去了视觉；头像炸开，昏昏沉沉，失去了知觉，就要倒将下来。高波一把扶住：“二零三！二零三！”（“二零三”为少剑波代号，引者注）一面哭泣，一面喊。

剑波用力张开眼睛，定了定神，刚想再向姐姐看一眼，突然一声亲切温柔的声音，从耳边掠过：“剑波同志！……万一有什么不幸，切记要镇静。”临行前刘政委叮嘱他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他紧咬牙关，没有眼泪，悲切的心变成冲天的愤怒。（第8页）

《林海雪原》是作者曲波根据自己40年代末期在东北剿匪

的亲身经历创作的小说。<sup>①</sup>主人公少剑波是曲波自我想象与自恋的产物。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对于少剑波和小分队战士而言,剿匪是上级下达的任务。然而,曲波虚构出的“代父”的鞠县长这一人物,却使“剿匪”这一政治任务具有了伦理前提。小说的主人公一下子被抛掷在一个武侠小说的读者异常熟悉的情景中,与一股熟悉和亲切的文化气息重逢的读者与我们的主人公一同踏上正义的复仇之旅。在找到了这个重要的意义生长点之后,“剿匪”就不再只是“党”的任务,而同时还是——或许还更重要的是作为个体的少剑波对自身的伦理道德要求:

控诉的人群里,他仿佛又听到姐姐的声音:有她少女时期对着孤灯劳动的咳嗽及低低呻吟声,有她动听的讲课声,有她参军后唱不尽的歌声,有“小波,小波!”温柔的呼唤声,有她和姐夫的谈爱声……他又好像觉得挂在他胸前的那个兜兜在跳动,这跳动的声音和他小时伏在姐姐怀里睡觉时听到姐姐心音的跳动声一模一样。但是,这所有一切的声音似乎都在说:“小波!别流泪!杀敌!报仇!”

悲痛,此刻已完全变成了力量,愤怒的火焰,从剑波的眼睛里猛喷狂射……(第19页)

---

① 作者曲波,1923年生,山东省黄县人。小时候只念过6年小学,13岁即失学在家打柴干农活。1938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山东地区作战,曾任连营指挥员。1943年进入胶东军区任报社记者。抗战胜利后,部队开赴东北,他担任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1946年冬,他亲自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牡丹江一带的深山密林进行剿匪战斗。《林海雪原》显然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像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曲波也分不清“小说”与“历史”的界限——或者说,他有意混淆这两者的界限。小说扉页上的题词:献给我的战友杨子荣、高波,更使人将《林海雪原》误解为一部“革命回忆录”。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真实性的理解。不过,“小说”与“历史”的差异,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不容易讲得清的问题。